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

远远的漂泊里

散文集

赵树义

辛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

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着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赵树义·著

远远的漂泊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远的漂泊里 / 赵树义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11

(晋军新方阵·第2辑)

ISBN 978-7-5378-4591-5

I. ①远… II. ①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3995 号

书 名: 远远的漂泊里

著 者: 赵树义

责任编辑: 王宜青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98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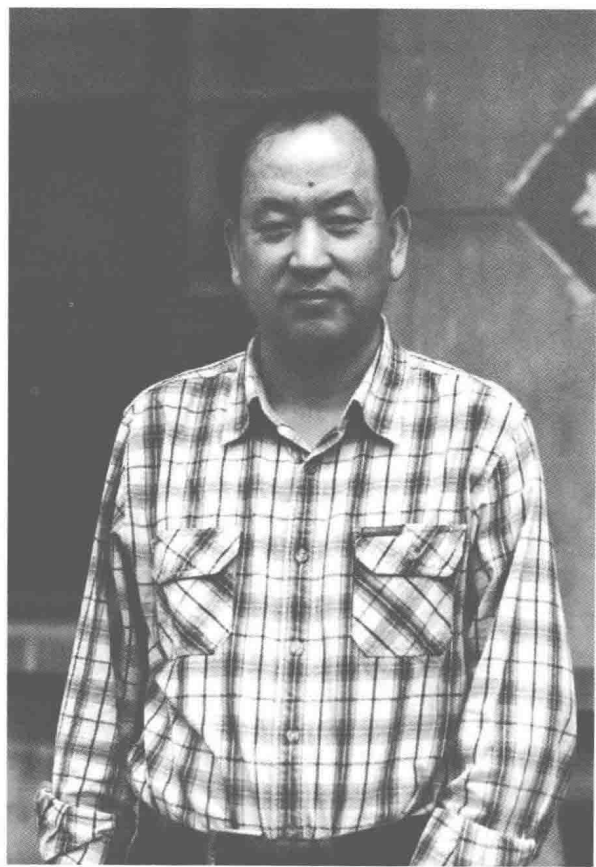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91-5

定 价: 29.80 元



赵树义，曾用笔名叶绿素。山西长子县人，1965年出生，现居太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协六届全委会委员。现供职《人民代表报》社。出版长篇散文《虫洞》，散文集《低于乡村的记忆》，诗歌、散文、小说合集《且听风走》等。著有长诗“孤独三部曲”——《尘浮屠》《转情简》《裂帛书》及系列组诗《温暖的灰》等。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编委会

主任

杜学文

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潞潞

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闫文盛 孔令剑

全方位展示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果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序

杨占平

山西的作家队伍，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晋军新方阵”，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作家，已经初具规模，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

这批青年作家大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是，这支年轻的作家新军潜力不小，他们中的几位佼佼者已经在全国文坛具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一些国际和全国性重要文学评奖如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雨果奖”、国内文学界最顶尖的“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评奖和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是各类权威性文学选刊上的常客。

我以为，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在文学生态方面还是有些艰难的。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

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整个文学态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开始趋向边缘化，像 20 世纪 80 年代凭一部作品就可以一夜走红、就可以获取到意想不到的名声和地位的局面，已然成为历史，笼罩在文学界和作家头上的光环悄然消失，一些有成绩的作家纷纷弃文转行，而大批文学青年的作家之梦也被现实打碎了。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气候之下，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着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使得山西的作家队伍避免了“断代”现象。这批青年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供职于中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创作，有很多困难。可贵的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为了集中展示当今山西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省作家协会 2013 年决定推出《晋军新方阵》丛书，并且于 2014 年选择十位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出版了第一辑。甫一问世，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信心。于是，今年推出了第二辑。这第二辑与第一辑相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主要是在文体上有了扩大，从单一的小说变为小说、散文、诗歌多门类，这样就显示出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和多元化。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虽然文体上扩大了，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诗歌，但是，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考察，这一辑入选的青年作家，跟第一辑作家还是相似的，仍然是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比如他们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对普

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比如他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中有益的成分。我们注意到，这一代青年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国内各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创作风格。

我把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像第二辑中李来兵、陈年、曹向荣、刘宁、张喧等人的小说，绝大多数是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份不同，但都是很有个性的，真实地折射出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状态。由于这些作家一直生活在底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乡村、矿山以及中小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动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这些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

其次是他们比较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散文和诗歌，比如第二辑中赵树义、白琳、汉家的散文，裴彩芳、温建生的诗歌，我能感觉到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狭隘心态的宣泄，更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讲话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感受和体验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

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判断力。

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在艺术表现上，除了上述总体上的相同点外，细分起来还是有几种类型的，有的倾向于现实主义方式，有的侧重于现代手法，有的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种态势正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艺术探索之路永无止境，尤其是青年作家还处在成型过程中，更需要在艺术上尝试多种手法，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充分肯定当今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已经取得的可喜的创作成绩，并成为整个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群体前提下，我也感觉到，他们的局限和弱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同前几代作家相比，在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上，他们跟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作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老作家们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色，以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且被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这是青年作家还需要不断磨砺才能企及的；在理论素质和艺术修养上，他们还不像成一、李锐、张平、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钟道新、哲夫、蒋韵、赵瑜、王祥夫等“晋军崛起”作家厚实，特别是这些作家靠各自有个性的作品和文学主张，能够让全国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值得青年作家好好努力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同江苏、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与山西青年作家同龄同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局限与弱点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准备相对较弱。那些省、市的青

年作家绝大多数是正宗名牌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硕士、博士学位；而山西青年作家中接受过名牌正规高等院校教育的还不多，这就使他们在知识准备上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当然，能否写出好作品，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名牌正规大学的文凭，文学史上靠自学成为大作家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知识主宰一切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靠知识的推动，无论从事何种事业，都必须具备扎实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所成就，当作家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此外，由于那些省、市地处改革开放先进区域，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青年作家们接受新事物和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自然比内地同行要快一个节拍；而山西青年作家地处改革开放比较落后的区域，对于许多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接触，不免要晚一定的时间，于是，在观察急剧变革的现实社会方面，在使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难以跟先进省、市的同行同步。不过，我认为，山西青年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些局限与弱点，正在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他们是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辉煌的。

二〇一五年十月

目录

001	远远的漂泊里
062	山不管有多高，都是半径
105	在古城的边上画一个圆
154	城市是一个碱性的词
165	街边的橱窗
179	人，以及附件
247	山楂树笔记
264	弯曲的时光
281	文学四题（代后记）

远远的漂泊里

1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人用手指点着它。

已经很久了。今天他们已不在人世，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你有故乡吗？

好像米沃什《偶遇》中的那只野兔，我的脑海里常突然跳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想到故乡的那一刻，我正一边在公园疾步行走，一边像往常一样陷在天马行空的思维黑洞里出神，对周边密密匝匝的植物和人熟视无睹。公园没有兔子，只有鸽子。继续前行不远，我来到大街上，街头人来车往，我不合时宜的问题比横冲直撞的汽车喇叭声还刺

耳。我的思维秩序有时比城市上空的声音还混乱，尽管如此，我也必须承认城市的交通文明在显著进化，除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它们是狼一样呼号的动物啊！城市鸣笛的人越来越少，就像乡村很少有人关心一只突然跑出的兔子。不过，如果这只兔子突然横穿过城市大街，在马路上用手指点它的绝不会是一个人；或许，还会引发一场小规模骚乱。但对于按部就班的城市而言，偶尔上演这样一段小插曲也算不得坏事。

米沃什，就像我觉得你是个流浪汉一样，我觉得我便是一只误撞进城市的兔子，你看见的“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真的不在人世了吗？

我最后一次看见野兔从道路上穿过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吧？那时候，发鸠山隧道还未打通，长途汽车蜗牛一样背着行李架从山沟里钻出来，爬上从山这边翻到山那边的山顶豁口，就在接近豁口的半坡上，一只野兔跃出灌丛，穿过弯曲过手肘、倾斜过45度的道路，消失在山坡的另一面，倏忽不见。我看见车上有人用手指点过它，也看见更多的人把手搭在座椅的靠背上，上身随着车体梦游似的摇晃。当然，我看到的也可能是一只野鸡，它从车前不远处低低掠过，敏捷程度不亚于兔子。其实，纠缠这样的细节并无意义，那一天，我只是要结束我的假期，翻过这座山回到城市里去。

兔子有自己的窝，野鸡有自己的窝，鸟儿更喜欢显摆自己的窝，人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故乡呢？

可事实上，有的人的确没有故乡，或者说，一生都找不到寄托“徘徊焉，鸣号焉，踟躅焉”的荀子式乡愁。在城市，某个街牌、某座院落、某栋楼房便是城市人的身份标签，城市习惯拆迁，习惯盖越来越高的房子，城市人一会儿住在城南，一会儿住在城北，一会儿住在河东，一会儿住在河西，一会儿还住在郊外，城市人填写在户口本上的

籍贯仅是一串可以卫星定位的数字。城市的每组数字都精确而具体，它很容易被信息网络追踪，却很难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肉联系，城市的家越来越像一个铁皮邮箱。是的，城市的细胞更具植物性，庞杂，漠然，序列井然，穿行其间不仅乡音难觅，甚至乡邻难求，熟悉或不熟悉的脸孔花朵或落叶一般，在电梯里、街道上相逢不相识，神色匆忙，谁还有时间和心情去经营朴素的情谊？城市的家精致如封闭的鸟笼，而故乡并非鸟笼。故乡是敞亮的，有房子，有院子，有乱石垒起来的猪窝、鸡窝和院墙，还有泥土、瓦片、流水、清风、蒿草、梨树、桃树、苹果树和麦垛上的明月，以及飞翔的鸟、奔跑的兽和蝈蝈或蝉的歌唱。故乡让人徘徊复徘徊、踟蹰复踟蹰，让人呼号，让人泪流满面，让人牵肠挂肚。故乡有一座一座的老坟，还有安放灵魂的壁龛，故乡的每寸空间和每缕气息都可发出声音，故乡令人魂牵梦萦……

故乡难以割舍，此生你可曾拥有过？

故乡是个让人心疼的字眼，她的疼我有时甚至不愿触碰。故乡就像你又爱又恨的女子，你与她待在一起会疲惫，可她如果消失在你的视线之外，她便像一道伤疤烙在你心底，天气变化的时候，你便会感觉到她的颤栗。我承认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早已习惯离开故乡的日子；我承认我是个散淡甚至漠然的人，可岁月在我额头刻下的痕迹越深，我对故乡的沟壑便越眷恋；我承认我离开故乡太久太久，故乡在我离开的时光里也生活了太久太久，我再次走近故乡时，会有很多应该消失的东西已经消失，还有很多不该消失的东西也在慢慢消失。可这又如何呢？无论发生过什么，这都不是故乡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更不是时光的错，这只是一种乡愁。我们都会近乡情怯，就像一对旧情人久别重逢后的聚首，她或他依然年轻你会痛，她或他慢慢衰老你还会痛。痛并非因为改变，也并非因为不曾改变，痛只是一种牵挂，与衰老或不衰老无关，与过得好或过得不好无关。重回故乡，不管眼

前的一切熟悉还是陌生，都不妨碍我把故乡当作一生的梦乡。

我在此刻怀念故乡，或许还因为我累了，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鸟儿的命，鸟儿飞得倦了，便会想起自己的窝。是的，我的确像只鸟儿，很小便习惯了迁徙，在我开始频繁迁徙之前，故乡与我最亲近的是燕子。我很小就与祖父祖母一起生活，在祖父祖母的老宅房梁上有个燕子窝，小时候，我喜欢坐在门槛上与低飞的燕子说话。燕子的羽毛黑得纯粹，黑得闪亮，或许这个缘故，我刚懂事便喜欢上黑色的外衣，虽然祖母织染的粗布怎么也黑不过燕子的翅膀。四五只小燕子围成一圈挤在窝边歌唱，兄弟姐妹肩并肩，它们是多么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春天来了，秋天走了，春来秋去，我知道这儿一直是它们的家。冬天的时候，燕子留下的空巢在扛运粮食时不小心碰坏，我十分着急，担心燕子再也不会回来，祖父却笑着说，只要房梁上那两根钉子在，燕子就会回来的。想起家家房梁上都钉着两根长长的铁钉，我终于明白这是让燕子筑窝的。第二年春天，燕子果然如期归来，屋门敞开的时候，它们从屋门飞进飞出，屋门关闭的时候，它们从门窗上敞开的窗格子飞进飞出，几天之后，燕子窝便被新泥修补如初。望着似曾相识的燕子，我觉得它们与我是一家人。燕子住在房梁上，麻雀住在屋檐下，更多的鸟儿住在树上或崖壁上，我觉得它们都是我的亲戚或邻居。它们一直飞翔或栖息在我的周边。在童年，只要一抬眼，不只房梁上，即使窗台上、院墙上、树上、屋脊上，到处都可以看见鸟儿。有时走路不小心，便会有鸟儿落在肩头，便会有鸟屎落在头顶或手背上。即使荒寂的冬天，打谷场上的鸟儿也是成群结队的，如果恰好遇到一场大雪，皑皑的雪地里便会留下篆体的鸟迹，那是乡村天然的文字。

可前年春节带儿子回乡，我竟然没有看见一只鸟儿，没有听到一声鸟鸣。那是冬天，大地空阔而寂寥，村庄荒凉而落寞，穿过旧时街道，却不见旧时风景。我知道春夏才是鸟儿最多的季节，早晨才是鸟

鸣最热闹的时刻，每年春回大地之际，去南方过冬的鸟儿便会乘风归来，燕子和麻雀、黄鹂、斑鸠、喜鹊、乌鸦、猫头鹰，还有啄木鸟便轮流在村庄湿漉漉的天空或河边冲刺和起落，复苏或葱茏的季节自然是属于鸟们的。在那样的季节，行走在乡村，只要抬头，便会看见鸟儿从空中飞过。即使没有灯光的夜晚，蝙蝠也会低低掠过院子，与打着灯笼的萤火虫一起扰动乡村的宁静。或许蝙蝠非鸟非兽的缘故吧，我喜欢蝙蝠飞翔的姿势，却不忍看它丑陋的样子，也或许这个缘故吧，蝙蝠只有夜色降临的时候，才展示它不同寻常的飞翔姿势。蝙蝠把折叠在一起的翅膀扇子一样张开，清爽的夜风便被带到院子里来，村前的麻池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蛙声。乡村的节奏像庄稼拔节一样，自然，隐约，互不相干，却又错落有序。在有月光的晚上，乡村朗照的月色便是从树影间淌下来的流水，乡村的清涼便是流动的。如果说在春天鸟们还有些羞涩，那么一到夏季鸟们便是开朗的，傍晚的风从田间吹来，乡村的夜晚便显得格外热闹和凉爽。我一直把乡村的热闹归功于鸟鸣，把乡村的清涼归功于鸟翅，我觉得因为鸟儿乡村才变得生动。而此刻是冬天，河流被冰封，麻池被冰封，鸟儿的鸣叫似乎也被冰雪覆盖，可在我的记忆中，冬天从不会一只鸟儿都看不见的呀！

突然遭遇这样的场景，我有些吃惊。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回故乡了，站在村口，我不禁看着那截树桩发起呆来。

那是一棵老槐树留下的树桩，一直站在村口的土崖旁边。记忆中，老槐树的旁边有道缓坡，缓坡沿着土崖围出一道弧线，一直弯到村庄后面的庄稼地。老槐树的树根一半扎进土崖里，一半延伸在缓坡上，像一盘裸露在地面的巨大碾盘。老槐树垂下的枝条呈拱形，树冠最低处几乎碰到地面，乡人从老槐树下的空地经过，仿佛穿过葡萄藤架起的隧道，清涼，幽深。每遇雨天，来不及收工的乡人便躲进“隧道”里避雨，“隧道”风雨不透，雨帘外的声音便显得格外神秘。从我记